
明史

明史卷三百三十七　　列傳一百八十八

姜應麟　羅大紘　黃正賓　李獻可 舒弘緒 陳尚象

孟養浩 賈名儒　丁懋遜　吳之佳　葉初春　楊其休　董嗣成

張棟 弟文柱　錢一本　朱維京

王如堅　王學曾 涂杰　張貞觀

戴士衡 樊玉衡 子維城　王德完　楊天民

姜應麟字泰符慈谿人父國華嘉靖中進士歷陝西參議有廉名應麟舉萬曆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性剛直敢言貴妃鄭氏有殊寵生子常洵詔進封為皇貴妃而王恭妃育皇長子已五歲竟

無所益封於是中外籍籍咸疑有立愛謀應麟首抗疏言禮貴別嫌事當慎始貴妃所生固陛下第三子猶亞位中宮恭妃誕育元嗣翻令居下揆之倫理則不順質之人心則不安傳之天下萬世則不正非所以重儲貳定衆志也伏請俯察輿情收還成命其或情不容已請先封恭妃為皇貴妃而後及於鄭妃則禮既不違情亦不廢然臣所議者末也未及其本也陛下誠欲正名定分別嫌明微莫若俯從閣臣之請冊立元嗣為東宮以定天下之本則臣民之望慰宗社之慶長矣疏入帝震怒抵之地徧宣大璫諭曰冊

封貴妃初非為東宮起見科臣奈何訕朕以手擊案者再諸璫環跪叩首懇稍解隨降旨貴妃敬奉勤勞特加殊封立儲自有長幼姜應麟疑君賣直可降極邊雜職於是得大同廣昌典史吏部員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孫如法繼言之並得罪兩京諸臣申救者疏十數上皆不省自後言者蠭起咸執立儲自有長幼之旨以責信於帝帝雖厭苦之終不能奪也應麟居廣昌四年量移餘干知縣以父憂歸服闋至京會吏部數以推舉建言諸臣得重譴應麟遂不獲補候闕下七年儲位猶未定乃復上疏言臣既以身許國陛

下優以信許臣臣之初心未竟陛下之大信未踐者
已十有六年故臣欲以此日責大信於陛下以畢臣
初心臣前為諫官因冊封皇貴妃有慎封典重儲貳
之請陛下降旨立儲自有長幼責臣疑君責直而斥
是臣之罪在不能仰體聖心讁有餘辜也繼而禮官
沈鯉論救陛下又降旨因其寘朕有過之地故薄斥
示懲是臣之罪在不能仰成聖德讁有餘辜也信斯
言也陛下惟恐見疑於群臣以得罪於天下後世將
朝更夕改之不暇不意陛下之過舉猶故中外之人
心轉疑初謂二三年舉行今且五年矣初謂廣質清

弱令則强壯矣初謂先册立後冠婚令則幾欲倒行矣夫冠婚可諉曰清弱册立何嫌於强壯愆期不舉人將有以窺陛下之微矣彼偃仰風議之人方且怵戚挾亂甘心煬竈坐視陛下孤立於上以徐俟陰陽之定而收其利即有由意調劑者亦不過就中轉移殊未聞有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如古大臣之風者且此非特不忠於陛下而已究豈工于為宮掖而善成陛下之愛者哉夫有卻坐之諍始免永巷之蓄陛下奈何溺衽席嗜美疢甘為子孫貫無涯之禍而不顧耶夫人主托身不可不慎托身於賢士大夫不引而

致之明威不止托身於宦官宮妾不引而致之亂亡不止令道路之言謂册立不決由皇貴妃牽制始然甚者以為窺伺璇宮懷逝湜之非望又甚者以為覬覦震器徼歷紐之適然揆之理勢或非事實跡其隱微夫豈無因萬一外戚中涓有以邪謀綴貴妃者恐貴妃亦不能自止也萬一諂臣媚子有以家事誤陛下者恐陛下亦不能自察也臣又思之陛下動以祖宗為法而尤憲章世廟為兢兢竊謂世廟雖不建儲猶令景王之國以杜覬覦此獨不可法歟臣前為言官而言以職諫也今不為言官不當言矣然臣之官

可奪而臣之志不可奪陛下倘感臣言即發德音册立冠婚一時並舉臣雖死猶榮若罪臣出位責臣沽名則臣已席藁括髮待矣斷不願與中立觀望全軀保妻子之臣同視息於天壤也疏上留中會是年冬册立皇太子應麟遂歸家居二十年光宗立起太僕少卿時魏忠賢已潛用事御史潘汝禎者與給事中薛鳳翔皆黨附忠賢相善也汝禎舊爲慈谿知縣與應麟有隙屬鳳翔劾其老病失儀應麟遂引疾去崇禎三年卒贈太常卿

羅大紘字公廓吉水人早以學行知名舉萬曆十四

年進士授行人十九年八月遷禮科給事中甫拜命
即上定志書數千言已復言視朝宜勤語皆切直先
是有詔以二十年春冊立東宮至是工部主事張有
德以預辦儀物請帝怒命奪俸三月更遲立一年尚
書曾同亨請如前詔忤旨切讓大紘復以為言詔奪
俸如有德於是大學士許國王家屏乞收新命納諸
臣請帝益怒而是時首輔申時行方在告聞帝怒乃
密揭言臣雖列名公疏實不與知鄉者諸司有言臣
輙諭止之惟社稷大計斷自宸衷帝喜手詔褒答而
揭與詔俱發禮科故事閣臣密揭無發科者時行聞

而懲懼亟謀之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遣使取揭時獨大紘守科欲勿與使者紿而取之及往索時行留不發大紘乃抗疏曰臣奉職無狀謹席藁以待獨念時行受國厚恩乃內懷二心藏奸蓄禍誤國賣友罪何可勝言夫時行身雖在告凡翰林遷改之奏皆纖然首列其名何獨于建儲一事深避如此縱陛下赫然震怒加國等以不測之威時行亦當與之分過況陛下未嘗怒而乃阻塞睿聰動搖國本苟自獻其乞憐之術而遏主上悔悟之萌此臣之所大恨也假令國等得請將行慶典而恩澤加焉時行亦辭之乎蓋

其私心妄意陛下有所牽繫故陽附廷臣請立之議而陰緩其事以爲内交宮掖之謀使請之而得則明居羽翼之功不得則別爲集菀之計其操此術以愚一世久矣不圖今日乃發露之也傳曰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時行之無禮甚矣臣願與之並斥疏入帝震怒命貶邊方雜職俄以六科鍾羽正等論救斥爲民羽正等奪俸然大紘雖斥時行亦不自安無何竟引去大紘初受學於徐用檢既歸與鄒元標遊從講學志行高卓鄉人以配先達羅倫羅洪先號爲三羅天啓中贈光祿少卿有黄正賓

者歙人以貲為中書舍人直武英殿大紘既以劾時行獲罪正賓亦抗疏極詆帝怒下詔獄考訊斥為民正賓雅負意氣恥由貲入官思樹奇節至是遂見推清議後李三才顧憲成咸與之游益有聲士大夫間熹宗立起故官再遷尚寶少卿引疾歸魏忠賢既下汪文言獄詞連正賓坐贓千金遣戍大同莊烈帝嗣位復官致仕崇禎元年六月逆黨徐大化楊維垣已罷官猶潛居輦下交通奄寺為謀叵測正賓時在都抗疏發其奸兩人遂勒歸田里都人快之而疏有潛通宦侍語帝令指名正賓以趙倫于化龍對時實比

二人帝以其妄言亦斥回籍

李獻可字堯俞同安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武昌推官課最徵授戶科給事中累遷禮科都給事中二十年正月偕六科諸臣疏請預教言元子孫齡已十有一矣預教之典當及首春舉行倘謂內廷足可誦讀近侍亦堪輔導則禁闥幽閒豈若外朝之清肅內臣忠敬何如師保之尊嚴疏入帝大怒而疏中誤書弘治年號遂責以違旨侮君貶獻可一秩調外餘奪俸半歲大學士王家屏封還御批帝益不悅吏科都給事中鍾羽正言獻可之疏臣實贊成之請與仝謫吏

科給事中通山舒弘緒亦言言官可罪預敎必不可不行帝益怒出弘緒南京而羽正及獻可並以襍職從邊方大學士趙志皐論救被旨譙讓吏科右給事中都匀陳尚象復爭之坐斥為民戶科左給事中湖廣咸寧孟養浩諫曰人臣即至狂悖未有敢于侮君者陛下豈真以其侮而罪之耶獻可甫躋禮垣驟議鉅典一字之悞本屬無心乃遽蒙嚴譴臣愚以為有五不可元子天下本預敎之請實為宗社計陛下不惟不聽且從而罰之是坐忌元子失學而敝帚宗社也不可者一長幼定序明旨昭然天下臣民既曉然

諒陛下之無他矣然預教册立本非兩事今日旣歷
囘于出閣安知來歲不將移于建儲是重起天下之
疑不可者二父子之恩根于天性預教之請有益元
子明甚而陛下罪之非所以示慈愛不可者三古者
引裾折檻之事中主能容之陛下量侔天地柰何言
及宗社大計反震怒而摧折之天下萬世謂陛下何
如主不可者四獻可等所論非二三言官之私言實
天下臣民之公言也今加罪獻可是所罪者一人而
實失天下人之心不可者五祈陛下收還成命亟行
預教臣不勝至願御史鄒德泳及戶兵刑工四科都

給事中霍化丁懋遜崑山張棟長州吳之佳胥城楊其休禮科左給事中吳縣葉初春各率其僚抗救略如養浩言帝益怒廷杖養浩百餘除其名德泳懋遜等六人並貶一秩出之外獻可羽正弘緒亦除名矣當是時帝一怒而斥諫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駭嘆然諫者卒未已禮部員外郎烏程董嗣成御史真定貫名儒特疏爭之而御史陳禹謨吏科左給事中李周策亦偕其僚論諫帝怒加甚奪嗣成職名儒謫邊方德泳懋遜等咸削籍而禹謨等停俸有差禮部尚書李長春等亦疏諫帝復詰讓獻可等遂廢于家久之

吏部尚書蔡國珍侍郎楊時喬先後請收叙咸報寢天啓初錄先朝言事諸臣而献可已前卒詔贈光祿卿弘緒養浩名儒皆献可同年進士尚象懋遜之侄初春其休嗣成皆萬曆八年進士弘緒由庶吉士改給事中天啓中贈光祿少卿尚象以中書舍人為給事中嘗劾罷尚書沈鯉為士論所非後疏薦鄒以讚朱鴻謨楊時喬丁賓顏素蔡悉許孚遠王紹先衛承芳等十二人咸一時人望至是復以直言去國人始更稱焉天啓中贈官如弘緒養浩由行人擢給事中嘗劾禮部侍郎韓世能左副都御史傅孟春不職既

放歸中外交薦疏報罷光宗立起太常少卿半歲中再遷南京刑部右侍郎未之官卒懋遷爲餘姚知縣有治績入爲吏科給事中既削籍里居三十年光宗立起太僕少卿累遷工部左侍郎卒贈尚書之任初爲襄陽知縣初春順德知縣並以治行爲給事中至是與張棟並斥時稱吳中三棟天啟初贈之任太僕少卿初春光祿少卿之任孫造亦舉進士爲兵科給事中其休由蘇州推官擢吏科給事中內官張德毆殺人帝令司禮按問蔽罪其下而止其休乞并付德法司竟報許帝數不視朝十七年正月其休以萬邦

入覲請臨御以風勵諸臣報聞他論奏甚衆既罷歸未及召而卒贈太常少卿嗣成祖份禮部尚書父道醇南京給事中董氏仍世貴顯豪富冠東南嗣成乃以氣節著士論多之名儒贈官如初春德泳祭酒守益孫羽正棟自有傳

張棟字伯任崑山人早孤家貧與弟文柱勤苦自奮事母皆以孝聞棟妻歸有光女也躬織紝養姑棟舉萬曆五年進士除新建知縣為政嚴明豪强脅息即大吏亦忌憚之時有度田之令而賦額紛錯棟躬歷田間定以三等遞為永制十一年徵授工科給事中

初張居正爲政操切長吏度田者不敢奏蠲虛賦坐是棟以為害並獲除免又請盡蠲天下逋租格不行時災傷蠲租相沿但蠲存留不及起運棟言郡邑存留無幾且皆宗祿官俸胥徒工食師儒廩餼孤寡口糧非可得蠲者有蠲之名無蠲之實請自今毋拘故事從之再遷刑科左給事中奏行覈荒田寬欠折審條役三事吳中白糧為累民承役輒破家棟請令士皆助漕舟附載民既免害軍亦獲利丙申時行王錫爵居政府皆吳人然其議不用棟遂移疾歸居三年起兵科都給事中劾南京戶部尚書張禹銘庸邁刑

部侍郎詹仰庇傾邪二人卒引去先是軍政拾遺奉
受意政府棟獨不往謁所劾恭順侯吳繼爵宣城伯
衛國本忻城伯趙泰修寧府總兵官李迎恩多執政
私人疏上獨繼爵德留餘並罷職又因甘肅奏捷言
邊臣叙功率及內閣暨兵部兵科非祖宗制宜禁帝
亦從焉十九年遣視固原邊備他使者行邊有司多
戴旌幟候供張棟悉屏去單騎歷諸隘險遇馬不可
馳則徒行而前或竟日不食夜宿民舍因盡得邊事
虛實多所論建時經畧鄭洛與西部諸酋議和棟以
為失策且言令撦力克貢固不歸卜失兔桀驁如故

火落赤真相二酋雄據海上不可使洛妻責以去因
論及與鄭尚書載一鷄會一鷄已卒洛亦報扯力克
來歸遂褫其奏棣又言洮河失事陛下赫然震怒命
洛視師宣止欲其虛詞媚敵博一順義素歸罪事耶
令火真依海為寇去後自如不宜倍敍敘列將吏功
報聞明年還朝坐救李獻可斥為民角巾草履步出
都門既歸杜跡息交風鄧狐嵯有司未嘗識其面鄉
人欲為不義多憚棟而止及母卒棟年已六十毀瘠
骨立既葬廬墓已而疾作醫者勸進酒食暫歸居室
棟不可竟卒於墓次鄉人立忠孝祠祀之天啓中贈

太常少卿父程舉人母姝嚴稍拂意輒面壁竟日不
程侍立不去色霽乃已後為臨清知州卒官
錢一本字國瑞武進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廬陵知
縣有異政徵授御史李材有軍功被誣論死一本抗
疏救之已論兵部侍郎許守謙貪污為政府所庇疏
不行長蘆大貴行鹽州縣率計口勒重直求羅以抄
出一歲數至兆尹器咨一本奏禁之俄請從祀曹端
陳異晟羅倫羅洪先於文廟十九年出按廣西舉
事自敘戢時弊時行柄國久一本陳論相十事疏幾
萬言譏切時行甚忿未言孔子論九經先之以修身

尊賢益饒夫女謁貨利之有或溺則心志失其清明身體不能强固矧以褒姒之艷麗兼驪姬之善譖狐媚既蠱其心虒臺復移其志陛下之方寸臣知其不能自持者多矣抑何以責德尊士而修身取人哉疏至會時行將謝政遂留中是時帝以張有德進諫復更册立期一本亟馳疏言自古人君未有以天下戲如今日者夫匹夫無信不能自立况于萬乘之王哉臣測陛下之意折以遲遲建儲者欲效皇祖世宗之爲耳然皇祖中年害立莊敬爲太子封皇考爲裕王非終不立太子也矧今日事體又萬萬不同者貴妃

寵踰皇后其類心積慮無日不思奪長此世皇時所無也凡子必依于母元子之母壓于貴妃之下陛下白長幼有序貴妃則曰貴賤有等儲一日遂其奪長之心不審陛下何以處此此世皇時所無也景王就封止皇考一人在京雖不冊立儲位已定今則章服不別名分不正弟既憑母之寵母又親子之位此世皇時所無也傳聞陛下嘗曾失言於貴妃故貴妃執此為信以要陛下使此誓而信也及今不自剖制將來蠱惑日深更有難言者矣前者有旨諸司不許激擾愈致猜疑由今觀之非陛下豫設機穽以樂天下

譬猶予使爾期無言者陛下則佯為不省有言者則內此激擾我也更遲六年明年復有言者則又曰此激擾我也更遲三五年陛下得委蛇遷就以全衽席既變亂私而覺不顧國本從此動搖天下從此危亂臣以為陛下之禁人議論者為謀則甚拙也以此機智不可以罔匹夫匹婦顧欲以欺天下萬世哉請遵前旨仍以明春舉行則天下曉然知聖心無他而紛紛之議自息疏入帝震怒終憚其詞直留中明年孟養浩以請預教被杖中旨并斥一本為民一本初官江西嘗從王時槐游至是罷歸杜門研究經術於易

學尤深後與顧憲成輩分主東林講席憲成好譏評時政數為小人所攻而一本譽議獨不及里居二十五年而終天啓時贈太僕少卿予春

朱維京字大可工部尚書衡子也生而穎異舉萬曆五年進士授大理評事進右寺副九年京察謫汝州同知魯山寶豐二縣故有伊府屯田王與校橫暴多奪民產及府廢民欲復之相閧久不解維京奉撫按之命為裁剤軍民悉輸服改知崇德前令有死于署者時出為祟維京至則屏跡及去後出久怪之祟息繁曰朱君不取民一文何可犯也入為屯田主事再

遷光祿丞尋落職罷經略鄭洛主和督撫魏學曾
葉夢熊主戰維京恐牴牾僨事乞召洛還專委學曾
等經理西川權軍巡按御史以失奏報被鐫議不及
延撫李廷儀縱寇入關僅調南京維京並言其未當
時不能用學曾以寧夏事被逮抗疏救之三王並封
詔下維京首上疏曰往奉聖諭許二十一年冊立廷
臣莫不延頸企踵今忽改而為分封是鄉者大號之
頒徒戲言也何以示天下聖諭謂立嗣以嫡是已但
元子既長欲少遲冊立以待中宮正嫡之生則祖宗
以來實無此制考英宗之立以宣德三年憲宗之立

以正統十四年孝宗之立以成化十一年少者止六二歲多亦不過五六歲耳維時中宮正位嫡嗣皆虛而祖宗書不少待即陛下冊立亦在先帝二年之春近事不遠何不取而證之耶且聖人為政必先正名今分封之典三王並舉冠服宮室混而無別車馬儀從雜而無章府寮庶采淆而無辨名既不正禁實滋多天下可憂可慮之事必自此起陛下奈何忽慢視之聖諭念及中宮甚盛心也但中宮茍耀前星則元子退就藩服嫡庶分定何嫌何疑今須討將來業樁威命是欲愚天下而實以天下為戲也夫大臣以尊

事君不可則止陛下雖有與封之意猶不遽行必附手詔咨大學士錫爵錫爵縱不能如李泌引燭之焚亦當為李泌造鄴披陳精發聖心而後已如其不能王家屏之高蹤自在陛下優禮輔臣必無韓瑗來濟之辱也奈何業無一語若胥吏之承行惟恐或後夫錫爵風篤還爾羣臣咸望其狀巷遇之功而所為若此難以厭中外之人心矣彼楊素李勣千古罪人其初心豈不知有公議惟是患失之心勝遂至不能自持錫爵雖以忠義自許臣方以古大臣望之豈忍比儗及此正願其深鑒而力反之耳疏入帝震怒命謫

戍極邊錫爵力救得為民家居甫二年卒熹宗時贈

太常少卿

王如堅字介石安福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懷慶推

官入為刑科給事中三王並封議起如堅疏爭之其

畧曰謹按十四年正月聖諭元子幼小册立事俟二

三年舉行是明言長子之為元子也又十八年正月

詔旨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是明示倫次之不可

易也已而十九年八月奉旨册立之事改于二十一

年舉行此則陛下雖怒羣臣激聒輙更定期未嘗遽

寢册立之事也乃今已屆期忽傳並封為王以待嫡

嗣臣始而疑既而駭陛下言猶在耳豈忘之耶曩者謂二三年舉行迨歷然二十年矣二十年舉行又改之二十一年冬又二十六年倂改爲並封是陛下前此灼然之命尚不自堅令日群臣將何所取信耶立嫡之條祖訓爲廢嫡者戒也令日有嫡可廢乎且陛下欲待正嫡意非真待也古之王者後宮無偏愛故適后多育嗣使世愛有所寄則天地之交不常泰欲育嗣之繁難矣我祖宗以來中宮誕生者有幾國本早定惟元于是屬哉二十三齡而立或五六齡而立未寄遲回于歲月也卽如陛下春宮受册時正六齡當

時寧有待嫡之議與潞王並封之詔哉今皇長子其十二齡矣聞皇后撫育無間已出元子早定一日即早慰中宮一日之心后素賢明何有舍當前之冢嗣而覬幸不可知之數耶在陛下睿謀英斷臣固知無他心但宮闈之內衽席之間左右近習之輩見形生疑未必不以他意窺陛下即如昨歲册立之言方待舉行而宗室中已有並封之疏安知非機事外洩挾得量朝廷之淺深耶夫別名號辨嫌疑禮之善經也元子與衆子孰間冠服之制厚薄之節恩寵之數接見之儀迥然其不群矣藉云早並封而同號則有並

見之嫌通長之患執狐疑而來讒賊幾微之際不可不慎苟謂渙令新頒難于遽改則數年已定之明旨尚可移易今綸言初發何不可中止也疏入帝怒甚命與朱維京皆戍極邊閣臣王錫爵疏救得免戍為民尋卒天啟中贈光祿少卿

王學曾字唯吾南海人萬曆五年進士授醴陵知縣調崇陽擢南京御史時吏民有罪輒遣官校逮捕學曾謂非國體疏請止之不納十三年慈寧宮成諸督工內侍俱蔭錦衣學曾論其太濫且言工部尚書楊兆題叙中官但當列名今累牘褒詞跡涉諂諛兆惶

恐引罪詔不問已言龍江關盗通蕪湖蕪湖已征税龍江不宜復征格不行光山縣牛産一犢若麟有司欲以聞巡撫臧惟一不可帝聞命禮部徵之尚書沈鯉諫惟一亦疏論不聽學習抗言麟托生牛腹次日即斃則祥者已不祥矣不祥之物所司未嘗上聞陛下何自聞之毋亦左右小人以奇怪惑聖心也今四方災旱老稚流離啼饑號寒之聲陛下聞之乎北敵梟張士卒困苦呻吟嗟怨之狀陛下聞之乎宗室貧窮饔飧弗給愁困涕淚之態陛下聞之乎如此比者左右緊不以聞而獨以已斃之麟聞誠非忠于陛下

者也願收還成命內臣語涉邪妄者即嚴斥之凡詔
旨必須倍加謹凜臣不勝至願帝責其要名沽直降
興國判官時御史蔡時鼎亦以言獲罪南京御史王
藩臣給事中王嗣美等交章共救之帝怒奪俸一級
學曾累遷南京刑部主事召為光祿丞三王並封議
起舉朝諍甚學曾與少卿新建涂杰合疏爭之忤旨
削籍後數年吏部尚書蔡國珍疏請起用竟不納
卒于家杰隆慶五年進士由龍游知縣入為御史擢
官光祿熹宗時贈學曾光祿少卿杰太常少卿
張貞觀字惟誠沛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益都知縣

公廉愛民吏事精敏入為兵科給事中時洮河失事廷議戰守紛然貞觀言諸邊市賞歲且百萬坐耗中國宜急罷勿市籌戰守賊畏威貪利必叩關請罪我因與之更始庶款事可久報聞十九年春出閱山西邊務五臺奸人張守清招納亡命三千餘人擅開銀礦又締姻代府潞城新寧二王勢張甚帝納巡按御史言勑守清解散徒黨諭二王絕婚守清乞輸課于官開礦如故貞觀力言不可乃已前巡撫沈子木李采菲待貪而子木負緣為兵部侍郎貞觀並追劾之子木坐貶采菲奪職又劾罷監司武將數人遠近憚

其風采周行閲塞累陳便宜釐諸宿弊遷進工科右給事中泗州淮水大溢幾齧祖陵詔貞觀往視遂定分黃導淮之策再遷禮科都給事中二十一年三王並封制下貞觀率同列力爭潞王珵堯由郡王進封其諸弟止應為將軍珵堯為經營並得郡王貞觀及禮部尚書羅萬化守故事極諫不納時郊廟祭享率遣官代行貞觀力請帝親祀俄秋享復將遣官貞觀再諫曰祖宗之祭自宮至廟為地幾何奠獻裸將為時幾何於聖躬未覺勞也如以為有病不知陛下久處深宮果日近藥餌耶抑不免耽麯糵也果日事保

攝耶抑不免溺佳冶也果興居有度耶抑不免俾晝
作夜也聖心當自知之可信于陛下之心方可信于
祖考之心不然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已不可欺而況
于祖考乎不報明年正月有詔皇長子出閣講讀而
兵部請護衛工部奏儀仗禮部進儀注皆留中又止
令預告奉先殿朝謁兩宮而他禮皆廢于是貞觀等
上言禮官所議御門受賀皇長子見群臣之禮載在
舊儀即諸王加冠亦以成禮而賀賀畢謁見而元子
初出乃不當諸王之一冠笄且謁謝止兩宮而缺然
于陛下及中宮母妃之前非所以教孝貴新于二皇

于兩漢然于兄弟長幼之間非所以序別疏入忤旨
奪俸一年工科給事中黎道照上言元子初就外傅
陛下宜示之身教乃採辦珠玉珍寶費至三十六萬
有奇又取太僕銀十萬充賞非作法于初之意也且
貞觀等秉禮直諫職也不宜罰治給事中趙完璧等
亦言之帝怒奪諸臣俸謫貞觀雜職大學士王錫爵
等切救乃貶三秩須之都給事中許弘綱御史陳惟
芝等連章申論帝竟除貞觀名言官亦停俸貞觀雖
有器局以名節自矜中外交薦卒不起天啓中卒贈
太常少卿

戴士衡字章尹莆田人萬曆十七年進士除新建知縣二十三年擢吏科給事中時方用師朝鮮集水陸兵天津資應援士衡以河間州縣多棄地可濟渠藝禾請人給田五十畝界牛種以耕一年而罷餉三年而田可盡闢從之薊州總兵官王保濫殺南兵士衡極論其罪已請卹補言官劾石星誤國大罪五山東稅使陳增請假便宜得舉劾將吏淮揚魯保亦請節制有司士衡言堂堂天朝不宜令刀鋸之餘品題天下豪傑將恐王振劉瑾復見于今仁聖太后梓宫發引帝不親送士衡言母子至情送死大事誠宜哀號攀援

盡篤終之禮奈何于內庭數武地靳一舉足之勞令
山陵竣事願陛下扶杖出迎神主慰藉聖母之靈
荅臣民之望錦衣千戶鄭一麟奏開昌平銀礦士衛
以地通天壽山抗疏力爭皆不報二十五年正月極
陳天下大計言方今事勢不可知者三天意也民心
也氣運也大可慮者五紀綱廢弛也戎狄侵陵也根
本動搖也武備疎略也府藏殫竭也其切要而當亟
止者一則君心也因言陛下高拱九重殆將十載目
不睹師保之容耳不聞丞弼之議美麗當前燕嬉自
佚即欲殫聰明以計安社稷其道無由誠宜時御便

殿召執政大臣講求化理察其庸衰者退之簡忠勤有道術者俾左右啓沃則心清欲寡政事自修亦不報日本封事敗再劾石星及沈惟敬楊方亨欺罔誤國且列上防倭八事多議行俄劾南京工部尚書葉夢熊刑部侍郎呂坤薊遼總督孫鑛及通政參議尊宜春時鑛已罷宜春自引歸坤亦以直諫去給事中劉道亨右坤力詆士衡受指大學士張位士衡亦劾道亨與星同鄉力護封事爲星報復帝以言官互爭皆報寢明年劾罷文選郎中白所知是時帝惡吏部諸郎貶黜者二十二人因詰責吏科明北都給事中

劉為楫左給事中楊廷蘭給事中張正學林應元及
王士衡俱列罪疏聚為楫下秩與廷蘭等並調外士衡
得蘄州判官無何疏詆逵方乃授陝西鹽課副提舉
未赴會憂危竑議起竟坐違戍先是士衡再劾坤謂
潛進閨範圖說結納宮闈因請舉冊立冠婚諸禮帝
已不悅至是有跋閨範後者名曰憂危竑議誣坤動
搖國本與貴妃從父鄭承恩戶部侍郎張養蒙山西
巡撫魏允貞吏科給事中程紹吏部員外郎鄧光祚
及道亨所知等同盟結納羽翼貴妃子承恩大懼以
坤道亨所知故與士衡有隙而全椒知縣樊玉衡方

上疏言國本指斥貴妃遂妄指士衡實為之而玉衡與其謀帝震怒責妃復泣訴不已夜半傳旨逮下詔獄考訊比明命永戍士衡廉州玉衡雷州御史趙之翰復言是書非出一人主謀者張位奉行者士衡同謀者右都御史徐作禮部侍郎劉楚先國子祭酒劉應秋故給事中楊廷蘭禮部主事萬建崑也諸臣皆位心腹爪牙宜并斥帝入其言下之部院時位已落職閒住署事侍郎裴應章副都御史郭惟賢力為作等解帝不許奪楚先作官出應秋於外廷蘭建崑謫邊方應章等復論救帝不悅斥位為民士衡等并吏

潋皆不原四十五年壬衙竟卒于戍所天啓中贈太
僕少卿

玉衡字以齊黄岡人萬曆十一年進士由廣信推官
徵授御史臨淮侯李言恭總督京營玉衡劾其不職
請代以邊將格不行以京察謫無為判官稍遷全椒
知縣二十六年四月玉衡以册立久稽發憤上封事
言臣嘗博稽載籍凡廢長立幼未有不致亂亡者今
天語丁寧一則曰父子至親一則曰長幼有序然在
朝在野莫不皇皇者則以所信者不在空言而在實
事也何者往時元子春齡尚弱聖意有所牽制而藉

口從容猶之可也今年已十七矣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父母之心人皆有之陛下獨無是心乎且男女之欲雖上智不免而血氣之動在茂齡尤難宮中自陛下暨元子外皆婦侍耳萬一情欲之感稍介于儀容萋菲之嫌或成於貝錦陛下日月有所不照覆育有所不周又不知何詞以謝天下對九廟之靈耶語曰一兎在野千人逐之積金布市過者弗顧言貴早定耳今陛下可必其無是心而宮監宮妾遑遑上下者安可必也天祚我明元子可必其無是事而深閨曲房媒蘖左右者安可必也興言及此足為寒心且

陛下愛貴妃當圖所以善處之令天下無不以冊立之請歸過貴妃者而陛下又欲依違以成其過陛下將何以托貴妃于天下哉由元子而觀則不慈由貴妃而觀則不智無一可者願早定大計冊定冠婚諸典次第舉行使天下以元子之安為貴妃功豈不並受其福享令名于無窮哉疏奏帝及貴妃怒甚旨一日三四擬禍且不測大學士趙志皋等力救且言自帝即位未嘗殺諫臣帝乃焚其疏怒而不發再踰月憂危竑議事起遂永戍雷州長子昂遇再伏闕請代不許士衢既卒巡按御史田生金援前恩例請開士

衛戍籍釋王衛生還亦不許光宗立起南京刑部主事以老辭疏陳親賢遠奸十事優詔答之尋命以太常少卿致仕卒于家次子維城萬曆末進士除海鹽知縣天啓中入為禮部主事坐累謫上林苑典簿莊烈帝既逐魏忠賢其私養甲士萬人猶横行都下維城請亟戮忠賢散遣其黨恤録楊漣萬燝等召還四方被抑諸臣且曰昔逆璫既誅凡璫所創新制悉行釐革今忠賢遺亂舊章甚于逆璫當速詔六卿盡行改正帝嘉納之累官福寧兵備副使罷歸崇禎末張獻忠陷黄州被執不屈死

王德完字子醇廣安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庶吉士改兵科給事中十九年署科事時李成梁久鎮遼東其子如松復鎮山西德完以兵權太盛乞稍裁損帝不從然如松旋解鎮俄劾總兵官浙江侯繼高福建劉大勳不職大勳坐罷先是西陲失事廷臣爭陳邊計德完言諸邊歲糜數百萬而士氣日衰戎備日廢者以三蠹未除二策未審也何謂三蠹一曰欺邊吏罔上也二曰掏市賞增額也三曰虛邊防鮮實也何謂二策有目前之策有經久之策謹守誓盟苟免搏噬此計在目前大修戰具令賊不敢窺邊則百年可

保無事此計在經久乃令經略鄭洛主款而巡撫葉夢熊又言戰邊臣不協安望成功帝然之勅二臣同心匡濟黔國公沐昌祚驕蹇不法德完劾之遂褫其冠服石星初為本兵德完上十議杜學求以公遷擢辨其才以羅豪傑禁揩剋以飽健兒重事權以任將帥嚴禁例以杜媚戎寬文法以作敵愾奮精神以起晏安修實政以省繁文假便宜以重寄閫核功罪以嚴誅賞帝納其言又以山西巡撫朱孟震甘肅巡撫賈待問宣府巡撫邪四維非邊才請令孟震與湖廣李楨待問與陝西葉夢熊易任而調四維他官於是

孟震侍間四維並賜罷而繼所劾通政使杜其驕保定巡撫宋仕與東巡撫宋應昌皆得留太理少卿楊四知先為御史甚貪諂德完盡暴其罪并及太僕少卿趙卿二人卒引去初廣東瓊州賊李茂陳德已就撫遺孽沈茂索珠不獲誣二人反捕殺之其黨二千餘人遂叛出海總督劉繼文令總兵官李棟往討棟至不見賊大殺平民報首功繼文遽以殲峌蕩平奏錄叙有差至是德完發其事時棟已罷繼文已遷戶部侍郎遂並得罪德完著事甫半歲章數十上率關軍國大計時論壯之明年陳州衛軍要餉而譟德完

言紀綱不振士卒守法者乏食譁譟者獲金太阿倒持何以震肅天下請梟其渠數十人從之累遷戶科都給事中二十二年上籌畫邊餉議言諸邊歲例弘治正德間四十三萬而止至嘉靖則二百七十餘萬矣在今日則三百八十餘萬矣地不加闢而餉日益增何以善其後蓋祖宗朝寓兵於屯且耕且守故餉不待給而足自屯田法壞經界湮沒戎馬財賦遂分兩途而兵餉日詘矣祖宗朝中鹽於邊納粟於倉有飛輓之利無轉輸之勞自納銀之策行金錢輸入於庫藏邊塞仰給於京師而軍儲益匱矣今欲復兩者

之舊其勢誠難惟力行節儉足以補救蓋耗蠹之獘
外耗剔而内難除一省乾沒動至數十萬願陛下宸
衷獨斷嚴核内府諸庫存其當用而汰其不急勿額
外濫征勿無名苛取則一舉手間所省已無算又加
意屯田鹽法簡擢賢能久任而責其成外開其源而
内節其流庶幾國用可無乏也時弗能用河南大饑
礦盜起奏行賑恤平糶二事時再議日本封貢德完
言倭欲無厭封則必貢貢則必市是沈惟敬誤經略
經略誤總督總督誤本兵本兵誤朝廷也後果如其
言德完亦以疾歸二十八年起任工科極陳四川採

木植稅及播州用兵之患又言三殿未營不宜復興
玄殿龍舟之役皆不報已劾湖廣稅使陳奉欺君盜
國虐士殃民四大罪未得命復再疏極論謂奉必激
變已奉果為楚人所攻僅以身免疏因禱雨言致旱
有由弭災有術令出虎兕以噬羣黎縱盜賊而吞赤
子幽憤沉結叩訴無從故兩澤緣天怒而屯蟘螣用
人妖而出願盡撤礦稅之使釋逮繫之臣省愆贖過
用弭災變不報四川奸人韓應龍奏榷成都龍安諸
府茶鹽榷重慶馬湖名木德完抗章力諫尋甸知府
蔡如川趙州知州甘學書以忤稅使被逮德完疏二

人賢請釋還任山東稅使陳增擅用河工銀進獻畿輔稅使王虎往寶坻魚葦課至四萬金又稅舟船閘架德完力斥其罪皆不報已極陳國計匱乏言近歲寧夏用兵為費百八十餘萬朝鮮之役則七百八十餘萬播州之役則二百餘萬今皇長子及諸皇子冊封冠婚乃至九百三十四萬而袍服之費復二百七十餘萬冗費如此國胡以支臣今請以六事獻一減織造二止營建三亟完殿工四停買珠寶五慎重採辦六大發內帑語極切至帝亦不省時鄭妃有盛寵中外競言皇后多疾后崩則妃即正位中宮其子為

太子舉朝憂之其年十月德完抗言天子與后猶天
之與地陽之與陰天不交地則乾坤毀陽不交陰則
生物息今道路喧傳咸謂中宮役使僕得數人伊鬱
致疾阽危弗自保臣不勝驚疑宮禁嚴秘虛實未審
臣即愚昧決知其不然第臺諫之官得風聞言事果
中宮不得于陛下以致疾歟則子于父母之怒當號
泣幾諫果陛下眷遇中宮有加無替歟則子于父母
之謗當昭雪辯明斷是兩端皆難緘默敢效漢臣袁
盎却坐之義陳其愚誠疏入帝震怒立下詔獄考訊
尚書李戴御史周盤等連疏論救忤旨切責御史奪

俸有差大學士沈一貫亦力疾草奏為德完解帝意不釋旋廷杖百除其名後傳諭廷臣諸臣為皇長子耶抑為德完耶如為皇長子慎無瀆擾必欲為德完則再遲册立一歲廷臣乃不復言然帝自是惡外廷論議眷禮中宮始終無間矣光宗立召為太常少卿俄擢左僉都御史天啟元年京師獲間諜詷達司禮中官盧受德完言受既叢疑不可復置左右請出之南京時兩更大赦刑部重囚猶多至八百有奇德完請因赦破格矜原楊鎬李如楨以喪師論死德完請酌公論或遣戍立功或即時正辟因薦順天府丞

邵輔忠通政參議吳殿邦以兩人嘗力攻李三才也疏出廷臣頗駭比得旨果釋鎬等于是朝論益譁給事中魏大中再疏論之德完亦力辨帝爲詰責大中事乃已德完尋進户部右侍郎給事中朱欽相倪思輝言事獲罪疏救之明年遷左陳裕國數事尋卒官初德完直聲震天下晚節稍不振議者惜之

楊天民字正甫山西太平人萬曆十七年進士除朝城知縣調繁諸城大水民饑亟發粟賑救復煮糜哺之病則與善藥以痊諸城獨無道殣是時承平久山谷民有終身不識城市者聞天民賢一日相率入縣

將古衣冠鞾靴而去託内召袁民汝送數百里衆絕擢禮科給事中將方纂修國史與御史朱應元交章請復建文年號從之吉府鎮國將軍常淀常瀫責緣進封郡王天民抗疏論駁不聽二十七年秋道山崩下成爲池山南湧大小山五天民言平地成山惟唐垂拱間有之而唐遂易爲周今虎狼之使吞噬無窮狗鼠之徒攘敚難厭不市而征稅無礦而輸銀甚且毀廬發塚籍人貲産非法行刑自大吏至守令每被譴逐于是郡邑之不肖者反助虐交懽藉潤私橐而嗷嗷之衆益無所歸命人人懷樂禍之心在在有土

崩之勢天心仁愛亟示譴告陛下尚不覺悟翻然與
天下更始哉不報文選郎中梅守峻素貪黷時將擢
太常少卿天民劾罷之先是河套莊卜諸酋貢馬互
市塞上絕警延綏總兵官趙夢麟偵其無備潛師襲之
以大捷聞諸將及督撫李汶王見賓等咸進秩予廕
賊怒大舉入寇縱掠葭州神木間軍民死者萬計汶
等懼罪又妄以捷奏至是天民再疏論之于是奪見
賓職夢麟戍邊汶亦被譴天民尋進右給事中明年
二月以冊立久稽率同列懇請至七月復上言臣于
三月中奉詔書長子冊立冠婚俟移居後以次舉行

今又適要而秋矣兩宮告竣萬壽屆期願及時舉吉
成大禮俱不報無何貴妃弟鄭國泰疏請皇長子先
冠婚後冊立天民等抗疏斥其非國泰懼謂此實都
指揮李承恩所為以害臣者乞與並訊帝乃奪承恩
俸置國泰不問時順天及湖廣鄉試文多用二氏語
天民請罪考官楊道賓顧天竣等疏留中二十九年
五月天民復偕六科諸臣上言太子者國之大本家
之冢嗣樹本欲固自昔正位號始衍嗣欲繁自昔諧
伉儷始今皇長子年已二十矣乃明旨雖頒未嘗一
踐間有別諭又以珠寶未完為詞是上之意益不可

知而下之情益不敢信矣夫上不可知則窺伺之若
陛下不敢信則逢迎之弊生有窺伺則有陵逼有逢
迎則有黨附古來如此而致禍亂者不可悉數蓋嫌
疑之際不必君父果有別圖始足貽患即當機少斷
反汗靡常遂基國家無窮之禍陛下奈何不早計而
預定哉疏奏帝大怒謫天民及王士昌雜職餘奪俸
一年以士昌亦給事禮科也時御史周盤等亦公疏
請奪俸如之天民得責州永從典史至九月帝迫廷
議始立東宮而天民等卒抑不召天民幽憤卒天啓
中贈光祿少卿初天民去諸城民為立祠其後㝡東

不識父老率聚哭祠下其得民心如此

論曰國本一搖神宗既牽于私溺反覆游移而柄國元臣又並觀望依違以成其過乃至中外叢疑盈廷抗論搆成一時號詬詈之局而莫之解幸而宗祏有靈前星無恙亦未必非諸臣呼闢排闥之力有以挽繫于幾微也然自是宮庭釁隙門户角爭國家莫大之憂無窮之患皆胎于此矣嗚乎儲副所關抑何如其重哉

明史卷三百三十八　　列傳一百八十九

于孔兼　陳泰來　從子玉立　顧允成　張納陛　諸壽賢　賈巖　彭遵古
薛敷教　弟敷政　孫寀　安希范　吳弘濟　孫繼有　譚一召
丁元薦　劉元珍　龐時雍

于孔兼字元時金壇人萬曆八年進士授九江推官入為禮部主事孤立不與俗偶再遷儀制郎中二十年流言都御史吳時來晚節不終不當謚忠恪因請謚先臣楊爵陳瓚孟秋時王家屏當國尚書李長春咨之家屏曰郎中議是乃奪時來謚而謚爵忠介未幾家屏以爭冊立求去孔兼上言陛下狥內發之忱

而撓主德之器逐敢諫之臣天下萬世不識謂陛下了
如主中生廢而晋國亂楊廣立而隋祚亡古人覆轍
後代永鑒且貴妃一時之狐媚雖能惑主而陛下他
年色衰既弛必興怨艾奈何不納輔臣之言反重諫
官之罰且移怒吏部削籍三人夫萬國欽獲罪于中
將行饒仲獲罪于王錫爵非獲罪于陛下也輔臣于
數千里外能遥制朝權若此毋乃陛下以此示恩欲
其復來共成他圖耶自陛下有近日之擧而善類寒
心邪臣鼓掌將來逢君必巧預敎無期中生楊廣再
見于今此宗廟之不利非直臣等之憂也帝得疏怒

甚已竟留中明年正月有詔封三王孔兼與員外郎陳泰來合疏爭司立嫡之訓自古有之然歷考祖宗以來未有虛東宮之位以俟嫡子者也待中宮產子必宮闈之中有鐘鼓之樂若文王之于后妃而後螽斯之慶可望此陛下當自知之也昔陛下正位東宮年甫六歲此時仁聖皇太后方在盛年先皇帝曾不少待以誤宗社大計陛下豈不在省記中乎地別則嫌生禮殊則分定願收還新諭建儲封王一時並舉宗社幸甚未報孔兼又言陛下堅持待嫡之說既疑群臣誘訕又謂朝綱倒持遂欲坐誅者以無禮于君

之罪大謂元子當立不容緩者君子也此有禮于君
者王如堅諸人是也謂並封可行進上意者小人也
此無禮于君者許夢熊一人是也今欲以無禮之罪
而加之有禮于其君者何以服人心昭國法臣又惟
巫蠱之語啓于充母承乾之誅成于偏愛自古亂臣
未有不窺人君之隙而進逆以遂其奸者蓋至後日
而進尊禍始錫爵之兩諭並擬其負國誤君大矣既
不能轉移君心決計于初遂乃以杜門求去爲計夫
前無失業一去可以成名失而後爭爭而不得雖去
不足塞責矣人謂錫爵言無不盡特苦陛下聽斷之

不行臣則云陛下悔心已萌特憂錫爵感孚之未至若姑云徐徐坐視君父之過舉錫爵縱不爲宗社計獨不爲身名計乎會廷臣多諫者其事竟寢亡何考功郎趙南星坐京察削籍孔兼泰來各疏救帝積前怒謫孔兼安吉判官泰來饒平典史孔兼投牒歸家居二十年杜門讀書矩矱整肅鄉人稱之無間言泰來字伯符平湖人年十九舉萬曆五年進士授順天教授進國子博士雅矜節概不隨俗浮沉見執政與言路相水火上書規之執政不懌坐是五年不調南京禮部郎中馬應圖泰來同邑又同年生也十三年

上疏譏切執政又力詆給事中齊世臣御史龔懋賢蔡系周孫愈賢吳定而盛稱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李植諸人忤旨謫大同典史諸給事王致祥御史柴祥等希執政意復連章劾應圖且言泰來為黜定奏草帝以應圖既貶已之然泰來卒引疾歸久之起補禮部主事進員外郎疏請建儲不報既謫官過家踰年遂卒年三十六天啓中二人俱贈光祿少卿于氏為金壇望族孔兼祖湛戶部侍郎兄文熙仝年進士大名兵備副使再從弟仕廉南京戶部侍郎有清操從子玉立

王立字仲肅萬曆十一年進士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二十年七月疏陳時政闕失言天下治亂本于君身今陛下志在閨闈不恤國事寵幸貴妃宴遊無度恣行威怒鞭笞群下不數年間宮人奄豎無辜死者殆及千人四方聞之莫不憤歎夫人懷必死之心無更生之望而使處肘腋閨闥之間倘因利乘便以甘心于一逞可不寒心因義本一奸豎陛下喜其便辟寵信不疑使得乘威負勢恣貪暴以壞亂國家邇者奏牘或下或留推舉或用或否道路籍籍咸謂義簸弄其間蓋義以陛下為城社而外庭之憸邪又以義

為城社黨合謀速其禍難量且陛下一惑于嬖倖而數年以來問安視膳郊廟朝講一切不行至邊烽四起禍亂成形猶不足以動憂危之情奪晏安之習是君身之不修未有甚于今日者也夫高皇帝以櫛風沐雨之天下傳之列聖以迄今日而陛下視若敝屣曾不顧惜何以慰宗廟之靈小民家有老母猶且藉子為安今宮庭震驚而陛下若罔聞何以解兩宮之憂深拱禁中開夤緣之隙致邪孽侵權而陛下未察其奸何以杜旁落之漸萬國欽華未甞忻主而終于禁錮何以勵骨鯁之臣上下隔越國議軍機無由參

斷而陛下稱制至今終不出閨闥之間何以盡大臣之謀忠良國之寶也今忠良多擯邪倿得容何以作群臣之氣遠近之民皆疑至尊日求般樂不顧百姓之塗炭無若保赤子之義何以繫天下之心陛下誠反覆思之則禍之所萌亂之所召較然可知必不能外陛下一身而別求救亂之術矣因力言李如松麻貴不可為大將鄭洛不當再起石星不堪為本兵既入不報尋進郎中謝病歸久之起故官三十一年妖書事起小人藉以傾郭正域王立獨左右之曾有言醫人沈令譽實為妖書者搜其篋得王立與吏部郎

中王士騏書中及其起官事帝方下吏部按問而王立遂疏辨帝怒褫其官已部臣為王立解請調之南京不許遂廢于家時顧憲成輩講學東林書院王立與之游頗訾及時政而王立性故倜儻好事一時海內建言廢錮諸臣咸以東林為歸王立益相與通其聲氣即朝中貴要亦有聞而嚮附之者由是東林之名甚盛其後攻東林者必首王立率謂其遥制朝權而王立黨亦數有推薦三十七年稍起光祿丞辭不赴言者猶齮齕不已御史馬孟禎抗章直之帝時倦勤皆不省也泰昌年以光祿少卿召終不出天啟初

錄先朝罪譴諸臣而王立已前卒詔贈尚寶卿

顧允成字季時無錫人性耿介自厲名節舉萬曆十一年會試十四年始赴廷對灑灑數千言語極切直有曰陛下以鄭妃勤于奉侍册為皇貴妃廷臣不勝私憂過計請立東宮進封王恭妃非報罷則峻逐之夫貴妃之勤于奉侍私也太子天下本忠言國之福奈何以私廢公或不幸貴妃以愛憎弄威福于其內其戚屬竊而張之于外左右小人又竊而張之內外之閒害何可勝言哉又言頃張居正罔上行私陛下以為不足信而付之二三匪人不知懲居正之專而

公布之則可若轉而付之群小臣恐居正之專尚與
陛下二此屬之專遂與陛下一二則易間一難圖也
執政見之駭且恚置之末第會南畿督學御史德清
房寰連疏詆都御史海瑞允成不勝憤偕同年生彭
遵古諸壽賢抗疏劾之略言寰見寰疏詆瑞大奸極
詐欺世盜名姍笑罵詈無所不至陛下既留瑞供職
寰乃再疏必欲去之不意世乃有斯醜正不復知
人間羞恥事如寰者臣等自幼讀書即知慕瑞以為
當代偉人寰肆貪汙聞瑞之風宜愧且死反敢造言
逞誣我且天下孰為寰甚易為瑞甚難寰身享厚實

反笑瑞之迂拙此臣等之所以痛心也因疏其欺罔七罪且曰寰謂生徒有如瑞者必將加之撲扶褫其衣冠是陛下方顯瑞以風勵天下而寰乃故毀之以逆折天下正直之氣將驅南國諸生使盡舉寰而入于邪佞貪險之域臣等有裂冠毀裳而去耳必不與之並立于朝也始寰疏出朝野多切齒而政府有庇之者但調旨譏讓至是得允成疏謂寰已切讓朝廷是非自明不當出位妄奏爲奪三人冠帶還家省愆且令九卿約束辨事進士毋妄言時政南京太僕卿沈思孝上言二三年來令日以建言防人之口明日

以越職加人之罪且移牒諸司約禁而進士觀政者
復令堂官制束之夫禁其作奸犯科可也而反禁其
讜言直諫敎其砥行立節可也而反敎以緘默取容
此風一開流弊何極諫官避禍希寵不言矣而庶官
又不當言大臣持祿養交不言矣而小臣又不許言
萬一權奸擅朝傾危宗社陛下安從聞之臣歷稽故
事先朝練綱鄒智孫磐張璁並以書生建言當時未
聞以為罪也獨奈何于允成等錮之耶疏入忤旨被
責三人遂廢還復疏救罪及思孝言臣為善二十年
曲謹木彊無不如瑞獨崇競飾虛則不屑為其害絕

狂誕竟得優容黨寀自是獲罪清議出為江西副使
吏科都給事中張禹思劾其奸貪寀亦訐禹思請寄
事諸給事中不平連章攻寀寀與禹思並謫寀遂不
復振十六年南京御史陳邦科請錄用允成等不許
巡按御史荊州士再言之詔許以教授用允成歷任
南康保定入為國子博士遷禮部主事三王並封制
下偕同官張納陛工部主事岳元聲合疏諫且冊立
大典年來無敢再瀆者以奉二十一年舉行之明詔
詎既屆期輔臣無不引領而元輔王錫爵星駕趨朝
一見禮部尚書羅萬化儀制郎于孔兼即戒之弗言

慨然獨任臣等實喜且慰不意陛下出禁中密札竟付錫爵私邸而三王並封之議遂成即次輔趙志皋張位亦不預聞夫天下事非一家私議元子封王祖宗以來未有此理錫爵安得專之而陛下安得創之當是時光祿丞朱維京給事中王如堅疏先入帝震怒戍極邊維京同官涂杰王學曾繼之斥為民及是諫者益衆帝知不可盡斥但報以遵旨行已而竟寢未幾吏部尚書孫鑨等以拾遺事被責允成謂內閣張位實為之上疏力詆位因及錫爵納陛亦抗章極論并侵附執政者帝怒謫允成光州判官納陛鄧州

判官各予假歸不復出納陛字以登宜興人年十六從王畿講學舉萬曆十七年進士由刑部主事改禮部生平致風節務為慈和邑有利害輒請于有司而罷行焉允成與兄憲成修復楊時東林書院偕同志講學其中納陛與焉納陛又與同邑史孟麟吳正志為麗澤大會東南人士爭赴之與允成等同以部曹爭三王並封又爭拾遺事者有戶部主事滁人賈巖由萬曆二十年進士亦貶曹州判官投劾歸卒天啓中贈允成納陛光祿少卿巖尚寶丞壽賢字延之嵩山人既釋褐即上疏曰古人十五入學四十始仕其

聞敎行誼崇實學加二十五年之功是以道明德立而事業光顯者也自科舉制興士以佔嗶為務志行不立汩于利祿不知身心遑問道德即或監尺寸于天下安足貴哉臣生十年習舉業今三十有七矣父兄師友之所敎不過記誦詞章故自得第後日夕皇皇惟不能報稱是懼竊自念無負明時惟在于學欲志乎學惟在于退乞放臣歸田畢十年之功然後從政庶足展敎于將來章下所司寢不奏既乃歸久之起南陽教授入為國子助敎擢禮部主事戚里中貴有所干請輒拒之曰此輩豈可與作緣遂疾請告歸

授徒自給從游者日衆後葺室吳之華山麓述周易
未畢而卒遵古麻城進士終光祿少卿
薛敷教字以身武進人副使應旂孫也為諸生友同
郡顧憲成允成用風節相期許及舉萬曆十七年進
士與高攀龍同出趙南星之門益以名教自任會南
京御史王藩臣疏劾巡撫周繼不具揭都察院為其
長狀定向所劾左都御史吳時來因請申飭憲規藩
臣坐停俸敷教上言時來璧還言路代人狼噬而二
三輔臣曲學險詖又故繩庶寀以崇九列體貌而塞
主上之聰明宜嚴黨邪之禁更易兩都臺長以清風

憲疏上大學士申時行等疏言故事御史建白北京即日投揭臺長南京則以三日落臣廢故事而定向劾之將來請飭憲規臣等量擬薄罰俱未為過必如數數言將令臣等盡抑大臣而後可耶副都御史詹仰庇劾數數媢嫉人心淆亂國是謂數數歸省遲三年以數職用大學士許國以數數其門生而疏語侵已尤憤疏請罷斥因言邇來建言成風可以要名可以躐秩又可以掩過故人競趨之以為捷徑此風既成莫可救止方今京師訛言東南赤旱臣未為憂而獨此亟亟者彼其一時之災此則世道之憂也將來

亦乞休力詆數敎及饒伸帝爲慰留數敎獲譴都給事中陳與郊復阿執政指上疏極詆建言諸臣士論非之二十年裹起數敎鳳翔數敎授旋遷國子助敎明年力爭三王並封又上書王錫爵言中宮有出而始重則仁聖之心不安後宮有出而終輕則慈聖之禮亦屈錫爵無以難辱以救南星謫光州學正省母歸遂不復出數敎禔身嚴苦垢衣糲食終身未嘗受人饋家居二十年力持清議鄉人欲為非義憚不敢發郡大吏有舉動多用數敎言而止後與憲成兄弟及攀龍講學東林書院嘗作真正銘曰學尚乎真真

則可久學尚乎正正則可守真而不正所見皆苟且而不真終非已有卒贈尚寶司丞弟數政舉進士為御史天啓初巡按四川值奢崇明反圍成都數政與率將吏晝夜登陴守禦城賴以全數敷孫家崇禎四年進士歷開封知府以志節稱

安希范字小范無錫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行人遷禮部主事以便養母改南京吏部二十一年行人高攀龍爭趙用賢不當去國與鄭材楊應宿相訐攀龍謫揭陽典史御史吳弘濟爭之亦被黜希范上疏曰伏睹近年以來亟直之臣不安于位敢言之士削跡于

朝趙南星孟化鯉為選郎東公持正乃次屛黜趙
用賢天下皆知其節概止以吳鎮豎子一疏而歸使
楊應宿鄭材得竊意指交章攻擊至如孫鑨之清修
公正李世達之練達剛明李禎之孤介廉方並朝廷
之儀表鑨世達先後去國禎亦堅懷去志天下共惜
諸臣之不用而疑閣臣之媢嫉不使竟其用也近見
高攀龍一疏正直和平此陛下之忠臣亦輔臣之諍
友陛下必當察戚以從輔臣必當回心以聽至如應
宿辨疏叢邪害正塗向喪心瘋狗孽狐無復人理明
旨下部科勘議未嘗不是攀龍非應宿及奉處分之

詔則應宿僅從薄責攀龍反竄炎荒由是公論愈忿
不能無責于輔臣矣夫輔臣之職在進賢退不肖令
賢者以異己而斥之不肖者以媚己而庇之塞衆正
之路開群枉之門誤國不忠無甚于此乃輔臣自文
動云宸斷不知既受心膂之託安辭啓告之責顧坐
視君父之過舉彌違補衮其謂之何苟俟降斥之後
陽為中救以愚天下之耳目而天下早已知其肺肝
矣吳弘濟辨别君子小人較若蒼素乃與攀龍相繼
得罪臣之所惜者實乃不為二臣正恐君子皆退小人
皆進誰為受其禍者乞陛下亟斥應宿及灝為小人

婿灶之戒復攀龍弘濟官以奬忠良并蔭閣臣王錫爵無挾私植黨讎視正人則相業光而聖德亦光矣時南京刑部郎中譚一召主事孫繼有方以劾錫爵被譴希范疏入帝怒責其朋奸亂政將遠治既而怒稍解斥為民希范為人恬靜簡易與攀龍及顧憲成允成劉元珍同邑友善後憲成築為東林講學之會希范預焉熹宗嗣位將起官而希范卒贈光祿少卿弘濟字春陽秀水人希范同年進士由蒲圻知縣擢御史劾福建巡撫司汝濟奢謟事故相張居正大理卿吳定答正黨邪前撫雲南排陷李材濫殺屬夷

均宜罷斥吏部為二人解詔解汝濟官候調又論戎政侍郎郝杰劉遜總督顧養謙遷擢過驟不納三王並封詔下偕同官抗疏爭以論楊應宿高攀龍事命貶二秩調外王錫爵等疏救不聽科道執爭皆奪俸疏每上輒重其罰竟斥為民不及起用而卒熹宗時贈官如希范一召大庾人幾有餘姚人皆進士一召疏曰人心有偏蔽則不平有忿懟則不平不能平心而能平天下古未有也輔臣錫爵不能平心久矣自再輔政以來斥逐言者無虛月近高攀龍楊應宿邪正是非行道皆能辨之乃竟重譴攀龍蚤謫應宿及吳

弘濟論救又遺賊黜一何甚也自趙南星公考察錫爵含怒積怨故南星一掛彈章而斥于孔兼薛敷教張納陛等一併救而斥孟化鯉等一推張棟而斥李世達孫鑨又相繼罷去矣今日因其餘怒再怒心橫生觸事擲發又安知是非公論耶繼有疏曰高攀龍楊應宿邪正判然矣乃倒置是非同謔異謫矣弘濟救攀龍則黜黃紀賢吳文梓救弘濟則罰鄭材傾善類而黜罰不加不謂之姦不可得也今所指為攀龍罪者以攀龍謂陛下不親一事批答盡出輔臣然疏內初無此語何以服攀龍之心哉臣本輔臣所舉

妄敢糾彈獨見其柄國以來伐異黨同奸逮忌直臣
是以不能為之諱然此猶小者耳本兵經略安危所
係乃以匪人石星宋應昌任之輔臣常秉臣亦言二
人短而不為陛下一更置何其果于容奸也與一召
疏並上帝怒曰近罪高攀龍出朕獨斷小臣無狀乃
詆誣閣臣朋奸黨惡不可不罪其除一名名調繼有
極邊雜職給事中葉繼美疏救二臣及希范帝益怒
并除繼有名遣官逮希范一名奪繼美俸一年錫爵
力救詔免諸人遂廢于家後繼有官終知府
丁元薦字長儒長興人父應詔進士江西僉事元薦

舉萬曆十四年進士請告歸家居八年始選為中書舍人甫期月上封事萬言極陳時弊謂今日事勢可寒心者三饑民思亂也武備積弛也日本封貢也可浩歎者七征斂苛急也賞罰不明也忠賢廢錮也輔臣嫉妬也議論滋多也士習敗壞也褒功恤忠未備也坐視而不可救藥者二則紀綱人心也其所言輔臣當斥首輔王錫爵元薦座主也二十七年京察元薦時家居坐浮躁論調閒十有二年起廣東按察司經歷移禮部主事甫抵官值京察事竣尚書孫丕揚力清邪黨反為其黨所攻副都御史許弘綱故與

丕揚共掌察見群小日橫累疏請竣察典亦若以丕揚為過者群小籍其言攻丕揚益力是時察疏猶未下人情揑杌處事中變然無敢言者元薦乃上言弘綱持議不宜前却弁畫發諸奸隱狀黨人惡之交章論劾無虛日元薦復再疏辨晰竟不安其身而去其後邪黨愈熾正人屏斥殆盡至有以六經亂天下語入鄉試策問者元薦家居不勝憤復馳疏闕下爭國是極詆亂政之叛高皇帝邪說之叛孔子者疏雖不報而群小益惡之四十五年京察遂復以不謹削籍天啓初大起遺佚元薦格于例獨不召[illegible]年廷臣

交訟其冤起刑部簡較歷尚寶少卿朋黨觀事大變後削其籍元為初學于許孚遠已從顧憲成游為人慷慨負氣發然以名教為己任遇事奮前不計利害屢起屢躓無少挫雖以身為天下質的不顧也通籍四十年前後服官不滿一載居鄉自守介特全鄉說淮召入閣慕其名邀之一見謝不往嘗過高攀龍所適給事中魏大中至攀龍請與交歡辭曰吾老矣不能涉鏡要津遽鼓棹而逆其素操如此身無言責素好言天下事故為世所指目然其生平大節亦足表見于天下云

劉元珍字伯先無錫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初授南京禮部主事進郎中親老歸養起南京職方時營軍盡羸弱且脫伍而歲餉破冒滋甚元珍悉覈汰歲省二萬有奇三十三年京察吏部左侍郎楊時喬左都御史溫純力持公議凡言路附麗政府者盡黜之先是給事中錢夢皐以論妖書楚王事稱帝指帝欲留之因有詔盡留給事御史之被斥者且格察疏不下人心憤駭莫敢爭元珍方以服闋需次乃抗疏言夢皐初推年例妄奏求容已掛察典秉機建議並斷如市士林不齒遽而蒙留用滋彼殊恩因而熒惑聖聽

猜疑部院并考察全疏亦中格矣甚真察諸潭槩留用矣朝野駭歎僉謂夢舉之黨陰謀巨測異時諸僥倖之門必自此啓大可慮也然使政本有人邪謀亦安得逞乃沈一貫自秉政以來凡睚僉人叢聚奸慝假至尊之權以售私竊朝廷之恩以市德使天守法者不聊席異者無忌二百年鉅典一旦決裂而陛下顧獨任其咎因上不忠孰大于是近見夢舉疏每以黨人名從古小人未有不以朋黨之說先空善類者所關治亂安危之機非細故也疏奏留中一貫亟自辨乞明示獨斷之意以釋群疑而夢舉亦指元珍

為溫純鷹犬疏皆不報未幾勑諭廷臣以留用言官之故貶元珍一秩調邊方一貫及科道侯慶遠葉永盛等論救不從時員外賀燦然南京御史朱吾弼相繼論察典而主事龐時雍則直攻一貫數一貫欺罔者十誤國者十且曰一貫之富貴日崇陛下之社稷日壞問國之亂萌朝之疵政則曰上為政我不知也不則曰吾謀不用也曰吾逆知其無補不若從容以圖之也同妾婦之順從致閹寺之曲謹真孔子所謂鄙夫孟子所謂民賊不可一日在位者乃猶欲觀望以保身名使議其後者但欲多于陛下職不忠以大

者哉須南鄭焉震正當一貫奏請須嚴諭之時意
者天厭其奸以警悟陛下俾畀除讒慝于帝得疏懇
命并元珍爍然取三秩調極邊須之處遠及御史李
楠等復申救帝益怒奪其俸而謫元珍等極邊雜職
俄御史周家棟指陳時政語過激帝遷怒元珍等皆
除其名而察疏亦下諸被留者亦自免去察典始得
竣終元珍之力也光宗即位起光祿少卿時遼瀋既
沒故贊畫主事劉國縉擁衆數萬入南四衛以招撫
軍民為名且扶牒督餉侍郎令發舟南濟兵科有左
右之者議推為東路巡撫元珍上疏言國縉故遼人

為李成梁義兒狼狽相倚成梁棄封疆國縉為之營
免遂甚禍本楊鎬李如柏喪師國縉甫為贊畫即奏
保二人而欲坐杜松以違制此何意哉創議用遼人
冐官帑二十萬金募土兵三萬曾不得一卒之用既
被劾解官蹤跡詭秘乃忽擁數萬之衆欲問道登萊
竄處內地萬一敵中間諜闌入其間何以備之疏下
兵部兵部畏國縉黨盛弗覆也而巡撫之議亦遂中
寢未幾元珍卒官初元珍罷歸講學東林書院又與
錢一本為同善會以表節義恤鰥寡為務嘗有知交
當路富民被誣陷大辟者暮挾重賕求援元珍怒叱

去之徐憐其寃密為剃雪不令之知其篤義多類此父陞有學行高攀龍嘗受業焉後與同舉于鄉為績溪教諭元珍于明翰受業攀龍舉鄉試官內閣中書舍人時雍汶上人先元珍三年舉進士知丹徒縣歷戶兵二部主事既除名未及起用而卒

論曰東林首爭國本並皆及輔臣言雖少亢不謂之正焉可乎正矣非採納則優容已耳時宰則惡而歐之東林於是成淵藪焉賢者固不惜其身之危以因而道愈重即名愈高故凡惡東林者皆其成東林者也東林之名成而天下事且去矣嗟乎時宰亦大謬矣哉